

从礼貌角度看电子邮件在中外师生交流分歧中的作用¹:

吕琳琼¹ 胡加强²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教育学院, 广州 510420, 广东; 2. 华南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 广州 510631, 广东)

摘要: 本研究分析一群中国大学生写给他们外教的批评性电子邮件中所使用的礼貌策略, 说明电子邮件这种交流方式在社会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它具有兼容性, 可以满足来自不同文化人群人际交往习惯的需求。对于中国学生而言, 电子邮件是他们以集体的身份向外教提出意见的有效渠道, 兼顾安全性和礼貌性; 对于外教而言, 电子邮件是课外被告知异议的主要渠道, 也是他将分歧与其余学生在课堂公开交流、协商的跳板。

关键词: 电脑媒介交际、跨文化交际、礼貌策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1. 定义、研究意义及现状

中外师生表达分歧的不同方式常常导致相互间的误解。由于中国文化重长幼尊卑的等级身份和人际交往的和谐性 (Hu & Grove 1991; Gao, Ting-Toomey & Gudykunst 1996; Scollon and Scollon 1995), 中国学生常常会使用如“第三方斡旋”的间接方式来表达意见。而西方文化重信息交流的直接性和真诚性, 来自西方的教师会想当然地认为解决双方分歧的方式应类似真理诉求 (Scollon & Scollon 1995)。结果出于对外教的尊重而避免当面提意见冲撞教师的中国学生在外教看来却是令人恼怒的背后插刀 (Oatey 1990; Ouyang 2004)。

随着电脑媒介交际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的普及, 对有关如何将电子邮件运用到语言教学的研究日益增多 (如 Barson, Frommer, & Schwartz 1993; Lew, Treves, & Shaindlin 1997; Vinagre 2008; Hu, Cheah, & Wong 2009)。然而, 大部分研究都属于任务型分析, 侧重对成本、效果、数量方面的探讨, 而忽视了这一新的交流技术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 (Cutler 1990:320)。作为电脑媒介交际形式之一的电子邮件混合了口语和书面语的特征 (Lightfoot 2006)。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相比, 电子邮件这种交流方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并有“拓展传统社会关系的潜能” (Bloch 2002: 19); 用电子邮件交流无需交际双方在场, 使邮件撰写者拥有自由选择身份的自由, 可使用“匿名” (Lewis *et al.* 1997) 或“化名” (Turkle 1995)。电子邮件是“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的理想工具” (Baron 1998: 155)。

本研究考察了一群中国大学生和他们的外教使用电子邮件沟通分歧的案例。我们选取的邮件是那些表达了异议、抱怨等含有“批评”成分的邮件。由于批评会引起另一方的不安和

¹ 本文系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语言文学研究”下的子项目“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有效模式之探索”(编号 GDUFS211-1-078) 的研究成果。

反感，发出批评的一方往往会使用礼貌策略来减弱威胁，保护对方的“面子”。研究试图通过分析批评性电子邮件中所使用的礼貌策略来探讨电子邮件在中外师生沟通分歧中的作用。研究采用了量性和质性相结合的方法。

2. “面子”和礼貌

2.1 “面子”的两面性：积极和消极

基于 Goffman 的理论，Brown & Levinson (1987) 把“面子”定义为每个社会成员想要在公众中争得的个人形象。这种面子形象包括两种互为矛盾的面子需求：想要得到他人赞同和喜爱的积极面子的需求和想要自己的行动自由不受干涉的消极面子的需求。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会话双方要做好“面子工作 (facework)”。在实施对对方面子会构成潜在威胁的行为时应使用礼貌策略。

2.2 中西方“面子”差异

中西方在“面子”的概念上存在差异。西方的“面子”更具有个人主义的“自我倾向 (self-oriented)”，而中方的“面子”是“共有的 (communal)”、“人际间 (interpersonal)”的 (Zhang 1995)。

Brown & Levinson 中所指的“面子”更倾向于“面子”的个体性，即面子是属于“自己 (self)”的；“面子”这一自我形象与个人愿望相关，在他人面子得以保全的前提下，“面子”才成为公众形象 (Yu 2003)。

在中国文化中“面子”有两层含义：“面子”和“脸” (Hu 1944; cf. Yu 2003)。“面子”是指“一人通过自我努力获得的并被其所在群体赋予的名望” (Mao 1994: 457)；“脸”指“一个群体成员对有良好德行成员的尊敬，表明社会对正直德行的信心” (Hu 1944: 45)；“面子”和“脸”都是“基于他人对某一成员社会名望的认可” (Hu 1944: 47)。这样看来，中国的“‘面子工作’呈现出一种互动的倾向，说话者希望与自己所在群体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Mao 1994: 459)。相对于满足成员的个体愿望而言，中国的“面子”更注重个体成员行为和其所处社群价值取向的和谐性 (Yu 1997, 1999, 2003)，是一个有赖于并取决于他人参与评判的公众形象 (Mao 1994)。

2.3 礼貌策略

中西的“面子工作”就其目的——维护和提升双方的面子——而言差异不大，可以用 Brown & Levinson 的礼貌策略框架 (见图 1) 来解释 (Yu 2003)。与其他框架相比，Brown & Levinson 的礼貌策略框架适用于各种文化，是进行礼貌策略跨文化对比研究的基础 (O'Driscoll 1996)。这一框架归纳了在从事“威胁他人面子的行为” (简称为 FTA) 时可以采取的五种主要礼貌策略：第一种是“不使用 (bald-on-record)”，即在行使 FTA 时不使用任何弥补措施；第二种是“积极礼貌策略 (positive politeness)”，即在行使 FTA 时，使用弥补措施；第三种是“消极礼貌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即在行使 FTA 时，使用弥补措施；第四种是“非公开礼貌策略 (go-off-record)”，即使用一些会引起歧义的语言如讽刺、反语、修辞性的提问等作为弥补措施；第五种是“不做 FTA (don't do the FTA)”，即避免做出威胁对方面子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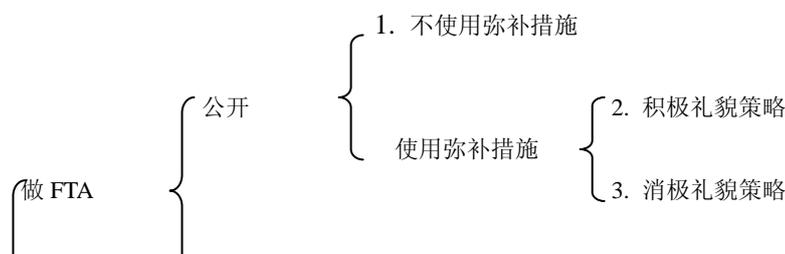


图 1. Brown & Levinson 的礼貌策略框架² (转引自 Vinagre 2008: 1026)

交际双方不同的权力和距离会构成不同的“礼貌系统”。积极礼貌策略经常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被“平等性礼貌系统 (solidarity politeness system)”的成员所使用，该系统成员有对等的权力和距离；另一种是被处于“等级性礼貌系统 (hierarchy politeness system)”上层的成员所使用，该系成员的权力和距离相异。因此，研究礼貌策略可以显示出交际双方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距离的亲疏远近。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背景

这些批评性邮件的作者是英语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在一位来自北美的外籍专家 Simon³ 的主持下，从 2006 年到 2010 年期间，中外教师合作使用交际法教学法，课堂以活动和游戏为主。此外，Simon 组织了诸如“Simon 电子邮箱”、“Simon 下午茶”、“英语地带”等活动，促进师生交流。

3.2. 研究者身份

作者与 Simon 合作授课，在课堂内外都与学生有不少交往。这种长期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身份使作者在研究材料的获取和诠释方面具有局内人的优势。

3.3. 研究问题

有关批评性邮件的研究问题为：

- 1) 学生在撰写过程中使用了哪些语言学维度和修辞学维度的礼貌策略？
- 2) 邮件中的批评代表谁、是以何种身份提出的？

3.4. 数据收集和分析

3.1 中已提到，Simon 开设了“Simon 电子邮箱”的活动，鼓励学生写邮件和他交流。所有邮件由学生自愿撰写。Simon 在把这些邮件递交给我们之前删除了作者的名字，以保护邮件作者的隐私。总共有 516 封学生邮件和相应数目的教师回复邮件。在阅读所有邮件后，我们选出了 220 封包含抱怨、异议和批评性质询的邮件。

学生的期末课程反思报告、课程课件、上课材料和笔记、学生访谈、教学日志、与 Simon 谈话后的笔记以及本人的局内人知识有助于对邮件内容进行三角印证 (triangulation)。

² 本图由作者翻译成中文。

³ 为保护研究参与者的真实身份，文中的所有人名和机构名都是化名。

数据分析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步骤一:分析邮件的修辞论证风格。我们把在表达问候后立即提出批评性观点的邮件视为演绎论证,而把延迟提出批评性观点的邮件视为归纳论证。

步骤二:将邮件中的礼貌策略根据 Brown & Levinson (1978) 的礼貌框架归纳为四类:“不使用”(代码为“B”),“积极礼貌策略”(代码为“P+”),“消极礼貌策略”(代码为“P-”),和“非公开”(“OFF”)⁴。这些策略有时会在一句话中重叠出现。每个使用了礼貌策略的语句的结尾都注上了代表各种礼貌策略的代码。最后,将各类礼貌策略归类记数,制作成表。

以下是我们对其中一篇批评性电子邮件⁵的编码:

亲爱的乐文,(P+4)

能给你写信真是太好了。(P+2) 很感激你能教我们,尤其是今天,教我们提问策略。(P+2) 这堂课上我思考了很多。(P+2) 说真话,我也能被这样教。(P+7) 如果我能成为老师,我也想用这种方法教别人。(P+7) 传统的依赖教科书的的教学方法就像你说的那样是被框死在一个模式中,不仅使学生厌烦,老师自己也教得没劲。(P+7)

然而,我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P-2) 你可能有些失望,因为班上的同学还有那种想法。(P+9) 但那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P+13) 在那些地方,老师用传统方法去教才能让大家接受。(P+13) 如果他们上课做游戏或搞其他活动,而不是上课本上的知识,他们会认为你不是好老师。(P+13) (P-7) 我们也知道英语不仅仅是用来对付考试而是拿来用的,但是,在许多学校情况就是那样!(P+7) (P-2) (P-7) 你说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做游戏,课后写作业,那样很好,但是,如果学生太懒了而不去做,那又会怎么样呢?(P+7) (OFF10)

如果他们不做作业,他们就不能通过考试。(P+13) (P-7) 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考试,他们就无法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你将不会被视为好老师,因此会感到有压力,甚至被解雇。(P+13) (P-7) 这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现实,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改变,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P+13)

因此,亲爱的乐文,我每次想到这些问题就感到疑惑。(P+4) 如果当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情况还是没有改观,如果我教的学生水平差,甚至连听我的英文指令都有困难,那现在学的方法还有用吗?(OFF10) 很抱歉,没能以你希望的积极态度来看事情。(P-6)

“李乐文”是 Simon 的中文名字。这位学生以“乐文”这一不带姓的中国名称呼他,赋予了 Simon “中国人”和“朋友”的身份。通过使用这种“圈内身份标志”的礼貌策略(P+4),该生试图突破国界和师生的双重界限,使这一跨文化交际行为变得更具中国味和朋友间交往的亲密性。为了降低批评对面子的威胁,他在提出批评前使用了表明自己对 Simon 教学的“兴趣和认同”的礼貌策略(P+2)。然后,他使用了“声称与听者的共同立场”的礼貌策略(P+7),表达了支持并今后使用这种教学法。紧接着,他使用了转折词“然而”这一“声东击西”的礼貌策略,使读信者能同时衡量“然而”前后的相异观点,做出判断,这种礼貌策略有分散注意力的效果,从而降低了批评的威胁程度。接下来,该生使用了“对他人失望情绪表示关心”的礼貌策略(P+9)。然后,通过使用“给出原因”的礼貌策略(P+13)来使 Simon 信服他的观点。在谈到使用游戏教学不切实际时,该生使用了“我们”这种“去个人化”(P-7)的声音来“声称与听者的共同立场”(P+7),并再次使用“但是”这一“声东击西”的礼貌策略(P-2)。第二段最后一句中除了使用“但是”以外,还使用了一个“修辞性反问”的礼貌策略(OFF10),提出质疑。第三段中,该生“给出理由”(P+13),以获得 Simon 的理解。在最后一段的开头,该生再次以“亲爱的乐文”这一“圈

⁴ 各类礼貌策略和它们的代码请见附录中的表 5—7。

⁵ 本研究收集到的邮件均为英文信件,由作者翻译成中文。

内身份标志”来称呼 Simon，强化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使用了“修辞性反问”提出异议，并对可能造成的冒犯给出“道歉”。

4. 结果和讨论

4.1. 学生在撰写过程中使用了哪些语言学维度和修辞学维度的礼貌策略？

我们将邮件中使用的礼貌策略进行编码，表 1 中列出了各类礼貌策略的使用比率。

表 1. 学生批评性电子邮件中使用的礼貌策略及其比率

礼貌策略	数量	比率	各类礼貌策略的总比率
P+1	80	0.9	
P+2	360	4.2	
P+3	40	0.5	
P+4	320	3.8	
P+5	20	0.2	
P+7	580	6.8	
P+9	100	1.2	
P+10	120	1.4	
P+11	100	1.2	
P+13	1440	16.9	
P+15	200	2.3	积极礼貌策略: 39.44
P-1	80	0.9	
P-2	140	1.6	
P-3	20	0.2	
P-4	120	1.4	
P-5	140	1.6	
P-6	440	5.2	
P-7	2720	31.9	
P-8	140	1.6	
P-10	40	0.5	消极礼貌策略: 45.07
OFF8	20	0.2	
OFF10	320	3.8	
OFF12	120	1.4	非公开礼貌策略: 5.40
Bold	860	10.1	不使用礼貌策略: 10.09
总数	8520	100	100

表 1 中的数据表明积极礼貌策略的使用低于消极礼貌策略 5.63 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学生较为平均地使用了这两种礼貌策略。2.3 中提到积极礼貌策略经常为“平等性礼貌系统”中地位平等的成员所使用，或是为处于“等级性礼貌系统(hierarchy politeness system)”中的上层成员所使用。学生较为均等地使用积极和消极礼貌策略显示出他们与 Simon 之间相对较为平等的师生关系。

平等关系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电子邮件提供了一种私下交往的沟通环境。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在等级区别分明的公开场合交往时，话语权等同于说话人的地位和权力 (Gao, et al. 1996: 285)。因此，中国学生很少会在公开场合去挑战他们的师长，而使用诸如“第三方斡旋”的间接方式向教师提出批评，以免危险教师的面子。然而，在私下场合的交流中少有或没有听众，对面子的构成的危险降低，平等沟通成为可能 (Ouyang 2004)。其次，Simon 与学生建立了交往平等的朋友关系。Simon 倡导交际教学法，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亲身参与了大量课外活动。用 Simon 自己的话说，他成为了学生的“教师朋友 (teacher friend)”。

我们进一步将使用最为频繁——总百分比达 78.1%——的礼貌策略归为四类 (见表 2)。

表 2. 学生批评性邮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四组礼貌策略

组别	百分比	礼貌策略	百分比
求同	34	P+2: 夸大对听者的兴趣、认同、同情等;	4.2
		P+4: 使用圈内身份标志	3.8
		P+7: 假设、提出、声称共同立场	6.8
		P+13: 给出 (询问) 原因	16.9
		P+15: 给听者“礼物” (礼物、同情、理解、合作)	2.3
去个人化	31.9	P-7: 去除听者和说者的个人身份	31.9
使用问题	5.4	P-2: 使用问题, 声东击西	1.6
		OFF10: 使用修辞性问题	3.8
道歉	5.2	P-6: 道歉	5.2
总百分比	76.5		76.5

进行批评时，使用最为频繁的礼貌策略为“求同”这一组别，总比率达 34%。这一组别包括“夸大对听者的兴趣、认同、同情等 (P+2)”，“使用圈内身份标志 (P+4)”，“假设、提出、声称共同立场 (P+7)”，“给出原因 (P+13)”，和“给听者‘礼物’ (礼物、同情、理解、合作) (P+15)”的礼貌策略，这些策略旨在争取对方的理解和共识。例如：

P+2: 我真地很喜欢你的讲座。

P+4: 也许这周三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生龙活虎的乐文了。

P+7: 虽然我也认为理论是重要的，但为什么你的讲座中要说那么多理论呢？

P+13: 在我看来，老师应该在学生讲完后再评论，因为中途打断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P+15: 在放假前你身体感觉不适，我希望你能尽早康复。

排名第二的礼貌策略组别为“去个人化”，占 31.9 个百分点。本文将在 4.2 中对其进行详细讨论。

第三种最常使用的礼貌策略组别是使用比例为 5.4% 的设问。这一组别中即包括以作为消极礼貌策略 (P-2) 和“非公开”礼貌策略 (OFF10) 的形式出现的提问，也包括使用诸如“然而”、“但是”的转折词这类“声东击西”的消极礼貌策略 (P-2)。例如：

P-2 (问题): 这样做是不是会更恰当些？

OFF10: (作业) 是不是太多了？

P-2 (声东击西): 你能教我们学词汇的方法的用意是很好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些方法对我而言没多大用处。

排名第四的礼貌策略组别为“道歉”，占 5.2%。在批评之后，一些学生会将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以表示尊重和遗憾。例如：

P-6: 很抱歉，我没有用你所期望的乐观态度去看待问题。

以上最为常用的礼貌策略的使用实现了一种“以关系为重”的批评。前文 2.2 已指出“面子”在中国文化中是“共有的”、“人际间的”，对面子的争取并非完全出自个体对言行不受干涉的需求。“求同”组别礼貌策略的大量使用说明学生在做批评这一体现个人独立的行为过程中非常在意与 Simon 维持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顾曰国(1992)总结了五大汉语礼貌准则，其中之一是求同准则。中国文化崇尚“礼”，主张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及语言方式上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统一，重感情和经验，重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重视内省（曲 2005）。学生们使用“求同”策略，自我检讨的“道歉”策略，避免使用第一人称，并使用问句的形式委婉地提出质疑目的都在于“避免矛盾，延迟对真理的对抗，试图使矛盾最小化，并通过自我调整态度和期待、第三方斡旋或使用高度暗示性间接性的方式来应对矛盾”(Bond, 1991: 60)。

4.2. 邮件中的批评代表谁、以何种身份提出的？

对使用最为频繁的“去个人化”这一消极礼貌策略的考察有助于帮我们理解批评邮件的作者希望以何种身份进行批评。这些批评邮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数人称代词的使用。表 3 归类分析了学生批评性邮件中使用的复数人称代词及其指示含义。

表 3: 学生批评性邮件中使用的复数人称代词及其所指

代词	组别	表示含义	例句
“我们 (we)”	我们 1	同班同学	我们忍不住笑了，所以课堂显得有点乱。
	我们 2	整个院系的同学	我是院刊总编辑……我从同学的来信中总结了六个问题，……我们今后会拿到教材吗？
	我们 3	整个大学的同学	你认不认为我们这里的英语课太多了？
	我们 4	中国学生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把英语学好呢？
	我们 5	语言学习者	当我们学习一门新语言时，我们要先听然后再去模仿。
	我们 6	作为老师的“你”和“我”	在我看来，我们老师应该让学生有自己设计活动的自由。
“你 (you)”	你 1	作为老师的“你”和“我”	你将不会被视为好老师，因此会感到压力。
“他们”	他们 1	同班同学	我是从同学那里听到的，他们说……
	他们 2	某一类人	老师认为他们太自负了，……为什么不去试图改变他们而是去一味批评他们呢？
	他们 3	中国中学的领导和同事	如果老师上课做游戏或搞其他活动，而不是上课本上的知识，他们会认为你不是好老师。
	他们 4	中国学生	如果他们不做作业，他们就不能通过考试。

一些对比修辞学的学者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偏好使用集体性的人称代词是因为受到了中国集体主义的影响，在写作中发生了“文化迁移 (culture transfer)” (Trandis 1995;

Hinkel 2001)。他们常常抹去自己的独立身份，而将自己混同于他人，发出集体的声音（欧阳护华、唐适 2006）。本研究的结果与此论断一致。复数人称代词的使用制造了一种集体的印象，使批评变得集体化。

本研究对在批评性邮件中大量使用复数人称代词的第二种解释与“面子”相关。说话者转换人称代词虽然会模糊自己的身份，但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调节、改变听者与话题——尤其是可能引起听者不悦、威胁对方面子的话题——的心理距离，从而起到礼貌的效果（张宁 2005）。Brown & Levinson (1978) 将避免使用“我”和“你”视为一种“常规性的间接方式 (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 (p.199)，人称的转换是一种“策略性的视角操作 (strategic point-of-view operation)” (p.202)，说话者用这种策略说话时仿佛听者或他本人不在场。由于本研究中的学生是在进行批评这一在中国重和谐人际关系的文化中可能会对对方面子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他们使用了第三人称复数“他们”制造出了发出批评的第三方；通过使用“我们”这一复数人称代词来模糊、淡化自身批评者的个人身份，以便保护自己和对方的面子；通过使用“你”这一表达“你中有我”的复数概念的代词来建立与被批评者同舟共济的战友关系。读邮件的人需要根据“我”、“我们”、“你”、“他们”这些人称代词来不断转换视角，调整与被批评话题的心理距离，从而减弱了批评的尖锐性。

除了以上从文化和语用的角度来解释学生偏向使用复数人称代词进行人称转换的现象外，在本研究这一特定的群体中，这样的做法具体还有什么原因、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这样做是令学生提出异议的声音变得更为响亮还是微弱，更为有效还是无效？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的是学生在批评性电子邮件中反映的问题是写信者个人的问题还是具有代表性的普遍问题。从学生的期末课程反思报告和对学生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大约有 70% 的学生对课程做出了喜忧参半的评价，他们既喜欢新颖的教学方法，又担心这些方法在他们今后考试和职业生涯中无有武之地。由此可见，邮件作者使用集体的声音并不仅仅是一种礼貌策略或文化现象，这些作者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人。从表四中可以看出邮件作者借用“我们”、“你（‘你中有我’的复数含义）”、“他们”来实现他们三种“我”的身份：

- (1) 作为在中国中学读书的“过去的我”：如“他们 4”；
- (2) 在目前大学学习英语的“现在的我”：如“我们 1”、“我们 2”、“我们 3”、“我们 4”、“我们 5”，“他们 1”、“他们 2”；
- (3) 作为在中学教书的“将来的我”：如“我们 6”、“你们 1”，“他们 3”。

可以看出学成对老师或者课程的批评是基于他们对过去、现在以及今后不太乐观的教学前景而做出的。他们试图以职前中国教师、把交际法作为核心理念的这一课程群体中的学习者和徘徊在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个体学生的多重身份发出异议提出质疑。而 Simon 也常常在回复中用“你和你的同学”这一称呼，这表明 Simon 并未将批评视为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意愿的反映。Simon 经常在每堂课的一开始先向全体学生解答邮件中反映的问题。由此可见，在这一特定的群体中，用集体的声音来提出批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邮件作者能更为安全地、大声地提出异议。以集体的名义提出批评有事实根据，有文化因素，亦有面子的考虑。

5 结论

对一群中国学生写给外教的批评性电子邮件中使用的礼貌策略的分析表明电子邮件是

中外师生交流分歧的有效沟通手段,可以兼顾来自不同文化人群人际交往习惯。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电子邮件中的面子具有灵活性和自由度,学生可以借集体的身份直接向外界交流分歧的有效渠道,具有安全性和礼貌性;对于外教而言,电子邮件是课下被告知分歧的主要渠道,也是他将分歧与其他学生在课堂公开交流、协商的跳板。在这种沟通方式中,未改变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面子策略,改变的是沟通的媒介和交流环境。有必要对电脑媒介交际中“人的因素”加以研究,探讨其在融洽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

最后应指出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是由一所大学中的一名外教和他的学生沟通分歧的邮件构成,因此,研究结果不具推广性。今后有必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以进一步探索挖掘电子邮件在促进跨文化交际、中外师生相互理解及推动英语课程改革等方面的潜力。

参考文献

- [1]. Baron, N. Letters by phone or speech by any other means: The linguistics of email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98, 18, 133-170.
- [2]. Barson, J., Frommer, J., & Schwartz, M.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using e-mail in a task-oriented perspective: Interuniversity experimen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J].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1993, 2(2), 565-584.
- [3]. Bloch, J. Student/teacher interaction via email: the social context of Internet discourse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2, 11, 117-134.
- [4]. Brown, P., & Levinson, S.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2nd ed. 1987)*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5]. Cutler, R. H. Technologies, relations and selves [A]. In L. Strate, R. Jacobson, & S. B. Gibson (Eds.), *Communication and cyber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 [C].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1996. 317-333.
- [6]. Gao, G., Ting-Toomey, S. & Gudykunst, W.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ocess [A]. In M. Bond (Ed.), 1996.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C].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0-293.
- [7]. Grice, H.P. 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 [J]. In Cole, P.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1978, 9, 113-127.
- [8]. Hinkel, E. Objectivity and credibility in L1 and L2 academic writing [A]. In E. Hinkel (Ed.)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9]. Hu. C., W. A., Cheah, H. & Wong, P. Patterns of email use by teachers and implications: A Singapore experience [J]. *Computer & Education*, 2009, 53(3), 623-631.
- [10]. Hu, H.C. 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4, 46, 45-46.
- [11]. Hu, W.Z. & Grove, C. *Encountering the Chi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 [M]. Yarmouth, Maine: Intercultural Press, 1991..
- [12]. Lewis, D. C., Treves, M. D., & Shaindlin, A. B. *Making sense of academic cyberspace: Case study of an electronic classroom* [M]. *College Teaching*, 1997, 45, 96-100.
- [13]. Lightfoot, M.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mail and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n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J].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6, 9, 217-227.
- [14]. Oatey, H.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PRC: Influence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A]. In Y. F. Dzau (Ed.), *English in China* [C]. Hong Kong: API Press, 1990. 250-263
- [15]. O'Driscoll, Jim. About face: a defense and elaboration of universal dualism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 25 (1), 1-32.

- [16]. Ouyang, H.H. *Remaking of Face and Community of Practices: An Ethnography of Local and Expatriate English Teachers Reform Stories in Today's China*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7]. Triandis, H. C.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M]. Boulder, CO: Westview, 1995.
- [18]. Turkle, S.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M].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1995.
- [19]. Vinagre, M.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collaborative e-mail exchanges* [M].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2008, 50, 1022-1036.
- [20]. Yu, M.C.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questive behavior of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R].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1997.
- [21]. Yu, M.C. Universalistic and culture-specific perspectives on variat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J]. *Pragmatics*, 1999, 9 (2), 281-312.
- [22]. Yu, M.C. On the university of fa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mpliment response behavior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 35, 1670-1710.
- [23]. Zhang, Y. Indirectness in Chinese requesting [A]. In: Kasper, G. (Ed.), *Pragmatics of Chinese as native and target language* [C].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69-118.
- [24]. 顾曰国, 礼貌、语用与文化[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246.
- [25]. 欧阳护华、唐适宜, 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的作者身份[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29(2): 49-53.
- [26]. 曲晶, 中西礼貌概念对比[J]. 东北师大学报, 2005, (6): 99-101.
- [27]. 张宁, 代词产生的心理空间转换与礼貌原则[J].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5,5(4): 92-95.

Politeness Strategies and Role of Email in Cross-cultural Stud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ces

LÜ Linqiong¹ & HU Jiaqiang²

(1. School of English and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By scrutinizing the politeness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critical emails written by a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to their western teacher,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positive effects that email communication exerts on social relations. Email can accommodate the differ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abi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providing a safe, polite and effective channel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express critical views *directly* and *collectively*; it served as a major means for the western teacher to be informed of his teaching problems *privately* and as a springboard for him to communicate with more other students *publicly*.

Keyword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oliteness strategies

收稿日期: 2011-01-24

作者简介:

吕琳琼: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 讲师, 在读博士。研究方向: 跨文化交际, 教师发展。电子邮

件: joanllq@126.com

胡加强: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 跨文化交际, 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电子邮件:
austinherb@126.com